

吴慷仁：深水埗街头的台湾演员——瘾君子、跑步者、回家的人，都是香港人

相隔多年，他又再次走在香港深水埗街头，默默看著深水埗那些静止不动、不被注意的瘾士。



《但愿人长久》与《富都青年》男主角吴慷仁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【编者按】今年年初，多家台湾媒体以“击败梁朝伟”、“打败梁朝伟”为题，报导台湾演员吴慷仁在第30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，凭《但愿人长久》获得最佳男主角。2月，香港电影金像奖公布年度入围名单，吴慷仁以同一角色入围最佳男配。事实上，自从马来西亚电影《富都青年》自去年底在香港大收票房，而吴慷仁又凭其中角色获得2023金马影帝，他已经跻身香港观众近年最熟知和喜爱的台湾演员……

“不知道广东话该怎么说，我觉得香港人的生命力很……倔强。只要有人在，都可以拍。”

“因为我觉得，可能是太喜欢香港，就会对这个地方……很想跟他们呼吸一样的空气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
当吴慷仁谈起待在香港这段日子的见闻，突然这样反问的时候，霎时间叫人答不上话。吴慷仁的广东话其实不俗，在香港接受访问，他大部分时间都会用广东话交谈（说到情绪激动偶尔会切回国语），当然是听得懂。

比较难懂的可能是他太喜欢香港这件事。他没留恋这里的先进繁荣，也不介意此地的高速挤迫，纯粹因为香港这个地方是香港。肮脏破败的城市角落，黑暗的缝隙，在他眼中都是香港。

吴慷仁与香港有缘份，最初就是因为喜欢看港产片，所以立志成为演员。后来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演员，驱使吴慷仁走出台湾这个舒适圈，尝试改变戏路，甚至为了角色大幅改变自己的身形和外表。

疫情缠绕的这几年，他先去马来西亚拍《富都青年》，以手语演活了惶恐而愤怒的哑巴黑工，然后到香港拍《但愿人长久》，演一个穷途潦倒，既可恨而又可怜的毒瘾父亲。吴慷仁上一次来香港拍戏，是2018年的《非分熟女》。相隔多年，他又再次走在香港街头，与地铁站匆匆走过的人潮擦身而过，默默看著深水埗那些静止不动、不被注意的瘾士。

吴慷仁，出生于高雄，中学打工补贴家用，19岁前已换过超过40个工作，27岁才开始踏上演员之路，参演近20部电影，及逾40部剧集。获奖众多，包括三次台湾金钟奖，金马影帝，也是首次获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的台湾演员。



《但愿人长久》剧照。

“其实我只是想要多看看香港人而已，想要多感受他们是怎么样过生活。一直看他们走路，我也自己走，看到有人坐在一个地方，我就会在他们旁边坐下来，想看他们在做什么。”

## 白天练手语，夜晚学湖南话

从马来西亚一名无证失语的《富都青年》，走到香港，成为《但愿人长久》里的大陆新移民，阿邦和林觉民这两个角色都为生活摧残，同样抑压著负面情绪。对吴慷仁来说，他们两个本身就不容易分开，是同时在自己身上被形塑出来的角色。“其实《但愿人长久》和《富都青年》两个剧本，是差不多时间去准备的。我在马来西亚拍《富都青年》的时候，还记得每天都不需要说话（角色阿邦是个哑巴），但需要一直学做手语。”

“到晚上，我却是跟导演（《但愿人长久》导演祝紫嫣）打电话，跟她学湖南话。那时我都没告诉《富都青年》的导演，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在说湖南话、广东话。”

如是者，由于拍摄时间接近，吴慷仁某程度上需要一人分饰两角，一边为《富都青年》跟手语老师讨论手语，一边为《但愿人长久》苦练广东话和湖南话。“虽然（对白）不多，可是觉得很紧张，可能在马来西亚时，我一直也都要保持著那个能量跟状态，每天都要晒太阳，然后也要变瘦，只是那时还没有让自己瘦到像《但愿人长久》这样子。”他说。

拍完《富都青年》，还未完全从阿邦这角色抽离出来，吴慷仁就已飞抵香港，独自一人在隔离房被关了七天。“刚好那时需要（防疫）隔离，我就在一个小房间与世隔绝了七天。反而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。”他形容，其实刚来香港时，自己的心情比较战战兢兢，隔离期间反而令他静下来，慢慢消化拍摄《富都青年》后面的能量。

“七天之后，我出来见到他们，就很开心了，他们一车的人叫著‘慷仁！’来接我，然后马上带我出去打麻雀（麻将），另一个监制阿骏（李骏硕）拿了他前年入围金马奖收到的那副麻雀给我打，让我心情变得非常的好。”





《富都青年》剧照。

“只要看到有人往巷子走，我都会好奇他为什么要往里面走，于是也走进去，看到一堆人在里面抽烟，男的女的都有，我就会看他们，偷听他们聊什么。”

他解释，到正式拍摄后，他和戏中的“六个女儿”都投入了角色，很少开心一起聊天：“开拍之前，我们会多聊天一点，导演很多次叫大家到Studio一起吃，一起玩，也会一起围读剧本。有时候是她们五六个女孩子，跟我一个男人出去逛街拍照。那时候真的很好笑。”

让他最意想不到的，原先以为《但愿人长久》拍摄规模不大，但从定装、造型到排戏，监制关锦鹏、剪接张叔平都一直在现场帮忙，“对我来说，在香港拍戏的那个能量很好，我不知道其他剧组啦，可能商业片未必有这样的能量，可是我自己觉得小团队也有小团队去团结能量的地方，因为资源有限，大家知道会很辛苦，他们都愿意来，就表示大家是很想要拍完这部片。”

“你会觉得，大家的方向是一样的，就算中间发生了很多事，比如有人拍到确诊啊，但就是会拼命把电影拍完。”他想了一下，忽然说：“啊不知道广东话该怎么说，我会觉得香港人的生命力很……倔强？香港人很倔强，就是怎么样都可以拍，只要有人在，都可以拍。”

## 通州街公园的人

吴慷仁有著一套近乎苦行的方法演技，譬如说，拍《富都青年》，他就真的去了富都车站一带搬货、学宰鸡，体验贫民窟的困窘生活。拍《但愿人长久》正值疫情肆虐，处处萧条，除了露宿者谁都不愿在街上久留，他却戴著口罩，流连深水埗的大街小巷，观察疫下微枝末节的细小日常。

“有啊，去过很多次啊，导演没空的时候，都是我自己走出街。”吴慷仁认真答道：“其实我只是想要多看看香港人而已，想要多感受他们是怎么样过生活。有时候我就坐在路边，一直看他们走路，我自己也走，看到有人坐在一个地方，我就会在他们旁边坐下来，想看他们在做什么。我特别喜欢走进那里的小巷子。”

他形容，香港的后巷风景相当神秘：“巷子后面，原来有很多抽烟的地方。我只要看到有人往巷子走，我都会好奇他为什么要往里面走，于是我也走进去，想看他们到底在干嘛。然后就会看到一堆人在里面抽烟啊，有上班族嘛，有厨师啊，有做清洁的，男的女的都有，我就会看他们，有时候在偷听他们聊什么。”

“还有通州街公园，会在那里会看到道友（吸毒者）。”吴慷仁忽然说。“深水埗这个地方，我知道。”

“早上去，还是会看到针筒，会闻到尿骚味。有时候，早上的他们像是时空静止的一幅画，可能他们有瘾，所以他们早上是不动的，做什么都像慢动作。”





吴慷仁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作为香港最贫富悬殊的地区，普遍香港人眼中，深水埗有著新旧交集的魔幻景观，一半是经过街道活化，开遍精致小店及咖啡馆的中产社区；另一半仍是草根阶层生活的旧社区，也成为一众道友、瘾君子出没流连之地。

“也没什么特别看法，我觉得就是人生活的地方，生活上本来就会有这样的地方，只隔了一条街，有高楼大厦，却也有人睡公园。”对一般人来说敬而远之的瘾君子，吴慷仁却有著一番很特别的观察：“其实我早上去过，晚上也有去过，夜晚会比较危险一点，但早上去，还是会看到针筒，会闻到尿骚味。有时候，早上的他们像是时空静止的一幅画，可能他们有瘾，所以他们早上是不动的，做什么都像是慢动作。”

“你有看过树獭吗？他们早上的动作就很像树獭，我就只是陪在他们旁边，假装我是跟他们很靠近，但没有聊天，就是坐著、看著他们，坐一个下午。”

“但是，当你离开那里，就一条路而已，走去地铁站，你会发现又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”他接著说：“我很喜欢观察不属于那个地方的人是如何走过那个公园，会注意那些人为什么会穿过那个公园，还有他们穿过的时候会带著什么样的表情。”

“有些人其实是出于习惯，例如他就是做运动的，或者是赶著回家的人，他们就这样走过去，可是我觉得那不是冷漠，他们本身就清楚有哪些人住在这个地方，只是经过了他们的地方。都是香港人嘛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。”

## 在父亲的背影里找答案

无独有偶，吴慷仁先后在香港拍的两部电影《非分熟女》和《但愿人长久》，刚好都是女性主导的作品。“但我不觉得这样就是女性电影。”吴慷仁解释道：“有时候你很严重的去看一件事情，它就会变得很严重，如果你要用男性跟女性去区分，那它是女性的，因为它女性的角色比较多，女性的话比较多，女性的意见比较多，就会被归类成女性电影。但其实对我来说，这个世界不只是男性跟女性，如果它拍的是lesbian又是不是女性电影？”

“他们早上的动作就很像树獭，我就只是陪在他们旁边，假装我是跟他们很靠近，但没有聊天，就是坐著、看著他们，坐一个下午。”



《但愿人长久》剧照。

“有时候你太严重看，你就容易变成二分法，变成了对与不对，但我觉得是好与不好，觉得好看，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，有讨论就会有好坏。”他补充道：“每一部电影都有它的命，而且电影不是只放映两个月，它会放二十年，你现在看这部电影是这种感觉，但十年以后再看，它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感觉。说不定现在所谓的女性电影，放在十年以后，会变成另外一种观点，可能就不是女性电影了。可能又会变成另外一种电影，我们不会知道那时候流行什么。”

吴慷仁认为，女性导演、女性主导的作品，不一定就是女性电影，而电影所呈现的那个坏男人、坏父亲的角色，在他眼中，不一定就是坏人。可恨之人，总有可怜之处，他同情他所饰演的林觉民。

“我也不会故意把这个爸爸演得很坏，这是我喜欢这份剧本的原因。有时候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这个爸爸也爱他女儿，只是他不会学习做一个爸爸，他也学不会，到他老了以后，你感觉他好像正要开始学会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就走了。”吴慷仁稍稍一顿，感叹道：“这就是无常嘛。拍这部片我是很有感觉的，因为我爸爸也走了，他也是刚走没多久，所以我自己有时也会想，当我开始要学著当一个儿子的时候，他却走了，这是不是也有一点遗憾的感觉呢，到底是谁没有原谅谁，就好像你想要做什么的时候，你却来不及了。我觉得这个就是电影里面圆圆（女主角林子圆）的遗憾吧。”

圆圆对父亲的记忆，最后就停在那步履蹒跚、弯曲的背影。吴慷仁对此亦甚有感触：“我很喜欢电影最后的那个背影，可能我们都在那个背影之中想要找一个答案，接下来的故事，会是她不放过自己，但也可能接下来的故事是她放过了自己，她了解她的爸爸了。这就交给观众去看待。”



《但愿人长久》剧照。

“我很喜欢电影最后的背影，可能我们都在那个背影之中想要找一个答案，接下来的故事，会是她不放过自己，但也可能接下来是她放过自己，。”

## 保持热情，会犯错才有进步

若是早已认识吴慷仁的观众，对他的印象，可能来自一些台湾偶像剧。吴慷仁确实拍过不少，直到近年，演员路向想有一些转变，他不但选择到台湾以外的其他地方拍电影，连角色形象亦每每超乎想像。吴慷仁坦言，谈不上有什么契机和转捩点：“就只是年纪老了，哈哈。这是真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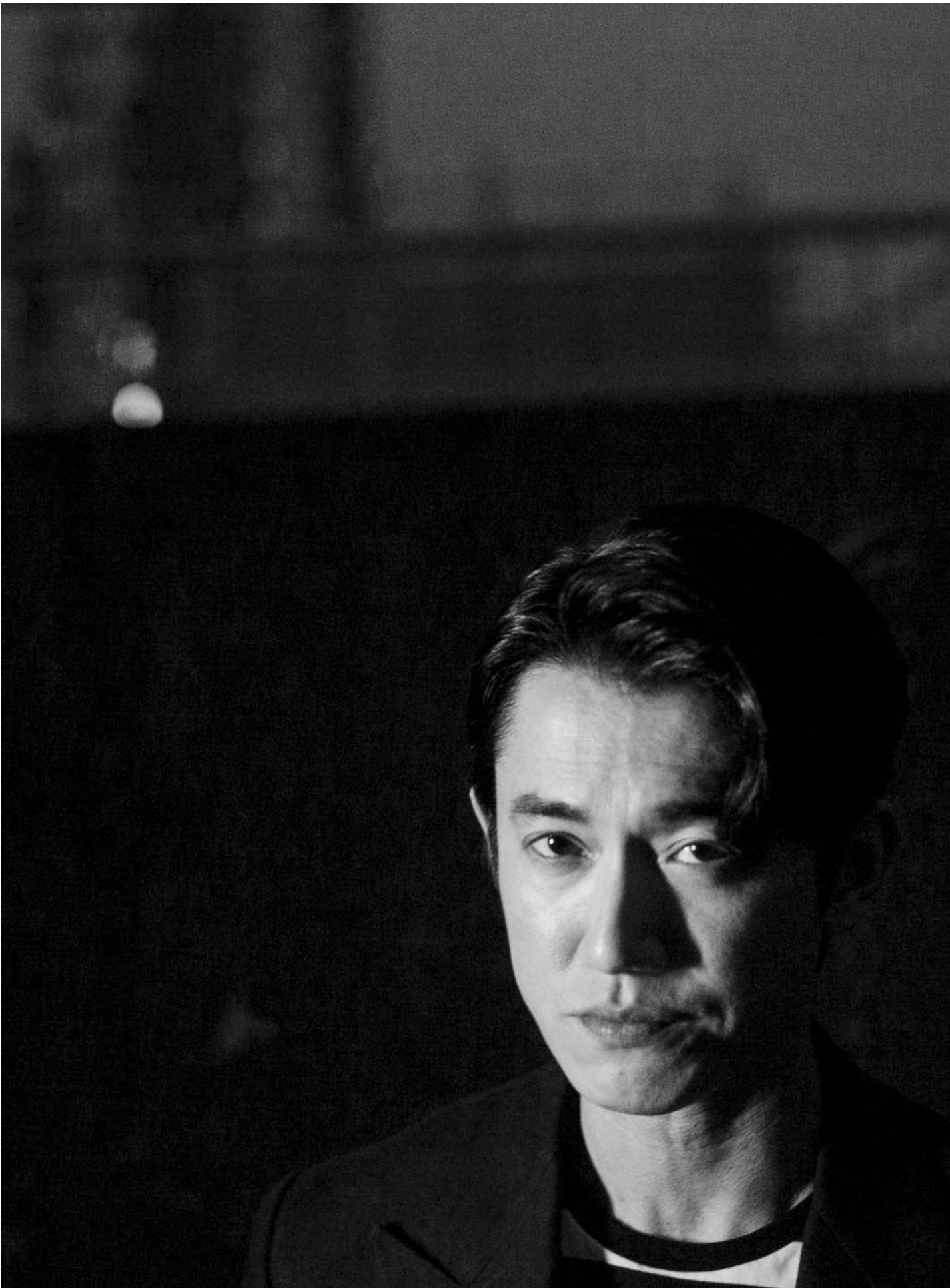
他解释：“以前我在台湾拍，是拍很多，什么都拍，剧本不好都可以拍。那时候我觉得，剧本不好而已，角色可以靠自己去创作。但年纪大了，可能就想尝试不一样的东西，我觉得，要能够一直保持著那个 passion，永远都不会腻，永远都找到新鲜的事情做，对演员来说才是最宝贵的。”

转念一想，吴慷仁提起最近在颁奖典礼上遇到韦家辉：“他说，拍电影，心里要有一团火，不是为了钱，不是为了谁，是要真的很喜欢演戏，有那个东西真的很重要。所以我想自己每个阶段都要做改变，因为我太了解我们演员被需要的感觉是如此的被动，因为我们太被动，我们都在等角色，但你不能一直等别人来选你，你总是希望在每一次的角色当中让别人看到不只是角色，还要实现自己一点小小的愿望。”

“有些人想演好戏，但我总觉得，自己好像想要尝试一点什么，年纪大了嘛，总是会想要多一些选择。”他说。

“你总是希望在每一次的角色当中让别人看到不只是角色，还要实现自己一点小小的愿望。”





吴慷仁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而所谓选择，或许就是一个犯错的空间。吴慷仁刚在今届金马奖赢下影帝奖座，然而，跟金马奖主席李安聊天的时候，他一再提到自己经常犯错。“台词讲不好是犯错，演的方向不正确也是犯错，很简单就会犯错，但我觉得犯错没有不好，他（李安）其实也很鼓励我犯错。”

他解释道：“因为亚洲没有这样的环境能让演员尝试这么多，我们不是拍荷里活电影，在荷里活可以一年只拍一部片，但我一年只拍一部片是绝对不能活的，所以我要在短时间让自己改变，那就要去冲撞，但冲撞有时候就容易会犯错了。”

“他（李安）本身对我不是那么熟悉，可是他刚刚看完《富都青年》和《但愿人长久》了，所以他有跟我说什么地方需要再改变，下一次要怎么样。他知道我在做什么，知道我可能在用一种方法演技，尝试去冲撞一些不一样的表演，他有看到了。那个感觉真的很好，我好像被理解了。”

“犯错也没有关系，让下一部有改变、有进步就好了。”访问时间不多，谈到尾声，天色都已经黑了，吴慷仁答道：“如果要再来香港拍电影，我还是很有passion啊。”

[#香港金像奖](#) [#但愿人长久](#) [#吴慷仁](#) [#金马](#) [#香港电影](#) [#台湾电影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